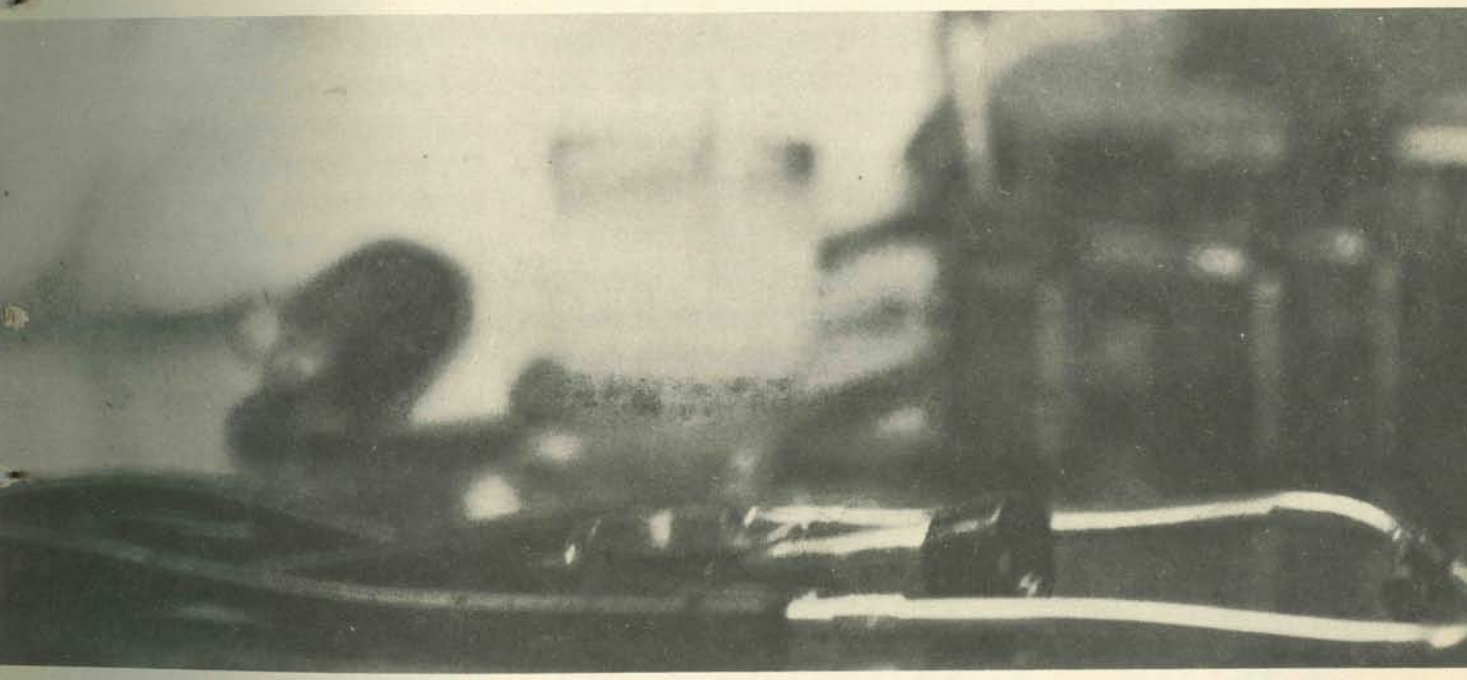


聽診器以外——

訪醫師家屬



策劃 本社
執行 詹光裕 · 張開屏
賴史哲 · 林秋珍
陳昭恩 · 葉冠東

寫在前面

在上古時候的社會，醫生、牧師和巫人是由一人身兼的。美洲紅人裡稱之為「醫人」(medicine man)，西伯利亞的土人稱之為「沙門」(Shaman)，均為人所敬畏，因為他們能祛病避邪，祈求族人的福祉，其地位無異於酋長之左右。而且並不是隨便人可當的，多由世襲(如同皇帝)或由靈蹟指示，把具有特殊智能的人推舉出來。「醫人」的兒子遺傳有父親的神力而得到族人的愛戴與信心。與現代大部分「醫生」的兒子均繼承父志的有趣事實比較當可瞭然，咸認後天的薰陶功不可沒。自古已得證明把「懸壺濟世」的理想不知不覺灌輸至子嗣，在「醫生家庭」裡是一種極其自然普遍的現象。這在我們訪問了許多醫生的兒女之後更加地證實了！

工匠的兒子從小在爸爸身邊玩著斧鑿鑽鋸，長大後自然成爲一個工匠，這是極平常的事。但是由於時代的不同，社會環境的變遷，個人生活範圍的擴大，支配他的選擇的往往並非似舊社會裡那種單純的因素。它往往是取決於客觀的環境。如臺灣光復前國人多選擇醫生或教員爲出路——醫生因工作之性質而受人尊敬同時又可避免政治上的參與，教員以其兩袖清風，也是較不受日人干擾的智識份子。而就現在來說，社會繁榮政治安定物質生活提高，人與人之間的競爭日益激烈，滿足現實取代了理想甚或不惜與理想相悖。大專聯考的前幾志願往往是衆所相爭的「金飯碗」，「醫科」乃其中之一。大部份的人視醫生爲好賺錢享受，生活富裕的行業，把行醫當做「做生意」由而減低了對醫

生的尊敬，甚至以市儈論之。「醫生家庭」也成了特殊的階層。一般人均作如是觀，很少人會深切瞭解「做好一個醫生」是何等的不易。在他脫下白衣、取下聽診器之後，有幾個人會關心地問：當一個醫生，你爲別人付出的生命有多少？你心裡承受的擔子有多重？病人給你的除了錢，還有什麼？

幾十天來，我們接觸了許多的醫生，我們聽取了許多醫生家庭中的成員，包括他太太、兒女等人吐露的心聲，希望藉此瞭解他們生活的甘苦及對習醫行醫的看法。從他們許多平凡的言談之中，我們得到了許多不平凡的啓示。

萬能父親

臺中商專附近有家招牌並不醒目，但在中部却頗負盛名的甲狀腺專科醫院。院長廖醫師在嘉義及斗六分別還有一個診所。他共有十個兒女(五男五女)，可說是財丁旺盛了。其中二兒子、三兒子唸醫，二女兒、三女兒唸牙醫學，四女兒讀護理。最小的女兒今年剛高中畢業，大學聯考考的是乙組。在被問到那麼多兄妹中爲何獨她不唸醫學院時，她調皮的說：“因爲我從小就喜歡看故事書、小說傳記等，對文學有濃厚的興趣。而我前面已經有那麼多哥哥姊姊讀醫或與醫有關的科系了，不差我這一個。我想這也是媽媽不要求我唸丙組的原因罷！”廖夫人與廖醫師結婚近三十年，婚前認爲嫁給一個醫生，生活可過得安穩點，婚後才深覺當一個醫生太太的不易，要把自己大部分的時間、精力都貢獻給病人，而減少了一家人相聚共歡的時間。雖然爲了兼顧家務而

感覺比一般太太忙碌，但回想起來也覺得這樣生活得蠻有意義的。所以她儘量鼓勵子女繼承父親的衣鉢。子女也由於欽佩父親及自小耳濡目染，對習醫有無限的興趣。在談到父親時，最小的女兒不禁神采奕奕地說：“爸爸在家看門診差不多每天都要看到晚上七點，門診後與家人一起吃飯，吃完飯後再開刀。醫院的事情忙完了，差不多都看書到深夜二、三點才睡。爸爸看的書很多，有時甚至連我們不小心擺在他桌上的娃娃書他也看。我們都覺得他像部活字典，有什麼問題請教他他都給我們滿意的答案。爸爸又像個標準鬧鐘，兄弟姊妹中有人晚上要開夜車或清晨起來早讀，他都能準時的把我們從床舖裡挖了起來。半夜裡如果有急性病患上門，他還得犧牲寶貴的睡眠時間。從小，不論有什麼大小毛病，都是父親為我們治療。父親當醫生真好，不用像其他人家，生了病就急得團團轉，我們都可以放心的生病！”現就讀於牙醫學系五年級的二女兒，在談到「醫學生」時，老實不客氣地表示了她的看法：“目前有一些同學以為考上了醫學院，就像是取得了金飯碗，自然會有富家女送上門來，外加洋樓、轎車等陪嫁，因而志得意滿，忽略了醫術的探求和醫德的培養。於是打麻將、泡舞女……樣樣都來，將來如何能擔負醫生的重任呢？幸虧這畢竟是少數份子而已。我認為醫學院應注重灌輸學生「犧牲小我，完成大我」的觀念，不應任他們視當醫生為一個賺錢的手段。”我們在表示了深具同感之餘，又把目標轉到她妹妹，問道：“妳將來是否願意當一個醫生的太太？”她臉上立刻飛來兩片紅霞：“我……我想那是

很久以後的事。但因為爸爸是醫生，我身受其惠，因此……如果可能，我倒很希望先生是個醫生。”

畫畫、雕塑、行醫

走出臺中火車站，中山路靠左邊有一間外科醫院，規模不大，大約有近二十年歷史，求醫的患者倒還不少。當記者進去時，醫師夫人張太太正在藥局裏忙著，因此記者就直上三樓客廳，客廳左邊一個書櫃，擺著一些書籍、唱片、及幾尊塑像，沿著牆邊擺著幾張椅子、茶几。牆上掛著幾幅圖畫，有人像、靜物、風景寫生等等，及浮雕小品，看起來給人一種樸實、穩重、書香門第的氣息。張醫師的二兒子就讀於中國醫藥學院醫科五年級，記者上樓時他正在看書。記者說明來意後，他沈思了一會兒，而後妮

妮道來：“學醫，對我而言，就像是一種進修。因為從小就看父親給人看病，等到年紀稍長，就與大哥一起給父親幫忙。所以當醫生，很自然就成為自己將來所需要走的路。上醫學院就好比將以往由父親那兒所得到的經驗由書本上去求印證，去求更進一步的研究與了解。當我們談的正起勁，張醫生由房間裏出來；張醫生因操勞過度，把身體累壞了，最近幾年已不再親自看病，而請其他醫師代勞。張醫生的二兒子指著牆上的圖畫和浮雕說：“這些都是父親的作品，怎樣，還不錯吧！”張醫師很謙虛的說：“這些不過是隨便塗鴉，只能留著自己欣賞，實在不能登大雅之堂。倒是對於雕塑方面，因從小喜歡玩泥土，而光復後一度奉調軍醫，比較空閒，又得一位秦姓雕塑名家指導，倒是頗有

張醫師很謙虛的說：不過是隨便塗鴉塗鴉……



一番心得。在書架上擺的那幾尊人像都是以往偷空做的。”二兒子接著說：“父親喜歡畫畫、雕塑，而家裏只有老大、老三喜歡畫圖，就是沒有人從父親那兒學到玩泥巴的興趣。我自己則喜歡搞音響。家裏的孩子，各有各的興趣，父親向來是讓我們自由發展。“當父母的，總希望兒女繼承自己事業，但是還得看兒女的興趣與能力”張醫生說道：“像是老四，壓根兒對醫無興趣，就讓他自己選擇理工，最小的二個女兒，一個說將來要養牛，一個想學音樂。只要她們興趣和能力所及，為父的當然全力幫忙他們。”

談著談著，記者發覺該是午餐時間了，正想告辭，張太太由裏邊出來“開飯了，那位同學一起來好嗎？”記者推辭不掉，於是與張醫師家人一起進餐。席間，談到時下一般醫生，張太太說：“現在有些醫生實在缺德，往往在進行醫療時做手脚，欺騙病人，實在不應該。”張醫生接著說：“其實行為不當的醫生，只是少數，醫師公會對於這些敗類應設法加以懲治，免得敗壞醫德。以往或許病人人數較少，病人與醫師之關係密切，很少有所謂醫療糾紛發生。而且醫生不只是看病解除病人痛苦，對社會尚有“啓蒙”的責任；而現在醫師與病人的距離越拉越遠，關係對立，醫生都忙於醫療工作，對於社會的“啓蒙”似乎都沒盡到力量。在談到當醫師太太的甘苦時，張夫人說：“當醫師的太太真累，現在張醫生不親自看病，來求醫的患者是少了很多。要是幾年以前，病人多時真忙的連一頓飯都難得好好的吃。曾一度想用提高醫療費的方法來減少求診的病家，但是並未收到預期效果，反倒是張醫師自己覺

得這樣會增加貧苦病人之負擔，而變成為有錢人服務，失去醫療的意義了！”

平凡中的偉大

新竹是個以「風」著名的城市，城隍廟旁的小吃攤子更是膾炙人口。在中山路有家小兒科醫院，我們訪問了該醫生的大兒子（現就讀某醫學院）。由言談中可發現他對於從小生於斯、長於斯的新竹有份執著的愛。我們就以他父親為中心，展開了話題：

「一般人描述一個所敬愛的人，難免神化、美化他，把他讚成一個萬能的人，其實每一個人都有人性的優點及弱點，我父親也如同一般常人一樣，都儘可能發揮人性的優點，在他們的平凡中漸漸顯出他們不平凡之處。

現在回想起來，小時候父親和我一起玩的機會並不多，只有嚴冬的夜晚，風聲颯颯，父親才有空閒和我下跳棋，更早的回憶是父親常常把他在醫院早餐時留下的鹹鴨蛋帶回來給我，當時他是說他對鹹蛋一點興趣都沒有，後來我才發現並沒這回事。父親管我們相當嚴，看到父親遠遠的歸來，我就很快拉著小我一歲的弟弟飛奔回家，把手腳沖乾淨，最近他對我這麼說：做醫生有個好處，對子女的教育修養比較能管得到。

印象中，每逢年節，家中都能收到許多禮品，家人大多會很高興的收下而沒有任何歎咎，因此這些送禮的人大致可分二類：一是那由父親苦心救活的腦膜炎病人；能以新生之軀成家立業，我們會把他的禮品很高興的收下並祝福他；二是親戚朋友，他們有“頭燒肺熱”之類的疾病，我父親都會免費看病；至於那些貧苦病人，父親一向收一個極低的費用（不免

費之原因是使他們能有些自尊心，以免下次病人不敢再來），當然也決不接受他們的禮品。

有人曾問我喜歡當一個大都市的醫生還是一個鄉村醫生，我說我喜歡一個鄉村城市的醫生，我的家鄉一新竹，和其他地方一樣並沒有家庭醫生的制度，但却有家庭醫生之實，大部份病人的家族我父親都很了解，常有祖孫三代都是一生病就找父親的，因為類似家庭醫生因此服務項目就不止醫病了，上至婆媳間爭吵之和解，下至升大學志願表之填寫、教訓那不思上進的小孩，購買房地產的參謀，叮嚀建屋必注意之事項……，真是多的不勝枚舉，只知道是否也包括“作媒”？

一個醫生註定沒有多少“自己完全擁有的時間”，印象中父親很少參加宴會，一年難得幾次看電影，每次看電影大多是在寒冬看最後一場電影，我和大弟就一面烤年糕，一面等待父母親回來；父親以前很喜歡打乒乓球，後來因一方面太忙，一方面也由於兄弟都不在家，如此一來父親的消遣就只在種花了，雖然花種的不多，那些澆水、捉蟲、剪除枯枝、看那生命茁壯和看那開花結果的樂趣則盡在其中矣！

我常常這麼想“任天下有華廈的醫生，有聲名顯赫的醫生，有不顧他人只求賺錢的醫生；不做一個醫生便罷，要做一個醫生，一定得是一個平凡的醫生，惟其平凡方能了解病人的真正苦痛，惟其平凡方能不倦地醫那些沒有醫學價值的小病，惟其平凡方能安渡他那愉快的人生。”

爸爸太忙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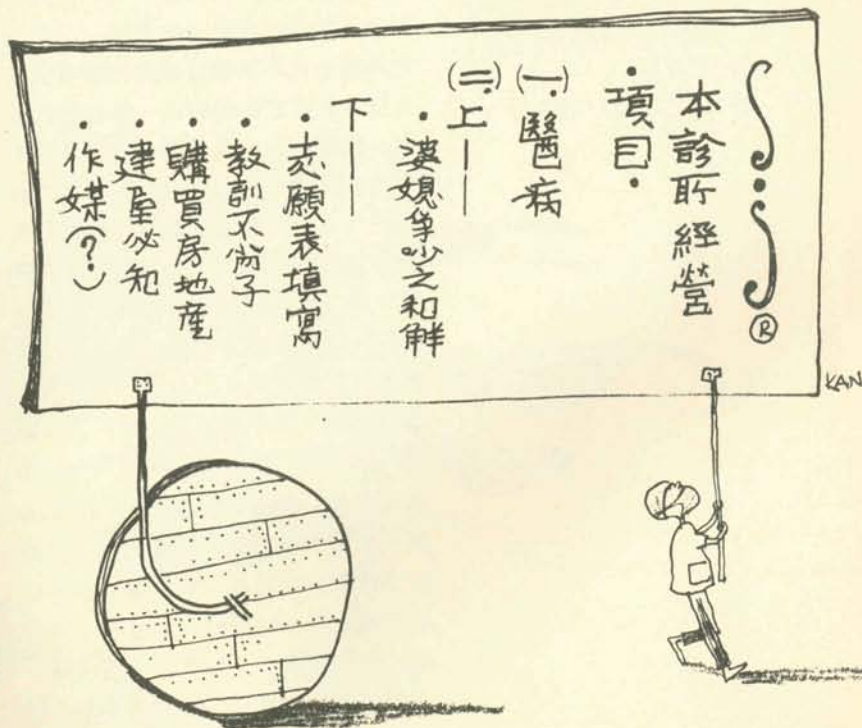
一個醫生最大的安慰應該是：「

由於他的努力，使人們不必再受這麼多的病痛。」也是一個平凡人，受了什麼樣的苦，得到了什麼樣子的快樂？——在他們的親屬娓娓道中，我們漸漸了解了。

“爸爸！明天帶我去南寮海水浴場玩好嗎？帶我去嘛！爸爸！……”當我們拜訪一位年輕的婦產科醫師時，他的女兒正在這麼懇求著（撒嬌著），這位林醫師了解我們的來意時就說：「剛才你不是已採訪了我女兒的意見了…哈！哈！…」

「爸爸最忙了，也不會帶我去玩，人家小玲他爸爸暑假每天下午都帶她去玩！」這時林醫師因病人來，向我告個辭留著小雅芝陪我。我說：「雅芝，你喜歡不喜歡爸爸是個醫生呢？」「在平常，我很喜歡爸爸是個醫生，同學們都覺得我有一個醫生爸爸好神氣。我爸爸最厲害了，能使一個

大肚子的女人的肚子變平而且帶一個孩子回去。不過，我不太喜歡那小孩子，鼻子皺皺又不好看，有的又很會哭。以前爸爸比較不忙，醫院下班後會陪陪我畫圖或聽我講些幼稚園的事情，現在，我沒法子等到爸爸空閒就暈死了！媽媽也變的很忙！兩個人都很忙，我只好聽祖母一再重覆的故事……」林醫師的太太這時端了三杯“可爾必思”我就向她請教了幾個問題：「請問您當時為什麼會嫁給醫生，您覺得當一個醫生太太如何呢？」她一面開朗的笑說：「我們是青梅竹馬，小時候我當然不會知道他以後會是個醫生，我一直以為他將來會是一個工程師。不過當一個實習醫生的女朋友倒很不容易，與他約會往往等了二三十分鐘才看到他匆匆趕到；結婚之後，起初幾年他在醫院上班，我就專心於家務把我的專長——家政發揮的很



透徹，反正讓他舒適就是了，我自己也看不少書；自己開業以後就全然不同了，我當起他的助手，一方面又要忙家務，弄得手忙腳亂的，小雅芝一直埋怨我們很少陪她玩，這真的是令人很歉咎；一個婦產科醫生與其他醫生的最大不同大概是在婦產科醫生常常必須在半夜工作，難免把家庭生活秩序攪亂，所以我們都很希望工作二十年之後能輕鬆些，當然實現的可能性不大。但假如我有兒子，我還是願意他當一個醫生，因為一個醫生不但生活安穩，不受他人過份牽制，並且能夠掌握自己的工作；小雅芝將來我是不希望她學醫，至於是不是嫁給醫生，現在還言之過早，一切但憑造化了！」

醫生多風流？

最初不知道是那一位醫生的太太口沒遮攔地說下這句話，却引起我們對這句話的真實性去做更進一步探討的興趣。姑不論醫生風流與醫德到底有沒有什麼密切的關係，畢竟它代表着一種行為的衡量，對一個以「活人濟世」為職志的醫生自不免縮短其衡量的尺寸。而醫生最難免被冠上「風流」的嫌疑，或多或少與其工作之環境有關，諸如與女醫生、護士、甚至女病人之接觸機會較多，並且由於種種原因此種接觸往往易引起別人的聯想、猜忌、或不可容忍。在我們所聊過的對象中（不管是何種行業，包括男孩女孩）雖沒有明確地指出醫生風流的事實，但言談中或多或少，經意或不經意地給我們一種「醫生總是比較花頭一點」的印象。有的說「醫學院的學生最花了，對女孩子好像都很有辦法，女朋友成打的追，用過了就甩掉。」有一個說「我有個舅舅剛結

婚不久，因為他白天到醫院上班，家裡祇剩我舅媽一人，常會感到寂寞，所以就時常找我去陪她聊天。她常常提到我舅舅以前的一些風流韻事給我聽……。哼！你們這些醫生呀！…」。但她舅媽所說的，都是結婚前，他在醫院裡和護士之間的趣事，實在不值得大驚小怪。為了能深入問題的核心，我們請教了許多位醫生太太的意見，而下面兩位醫生太太的話可能會帶給我們比較客觀的看法：

徐夫人與徐醫師結婚五年，先生在仁愛醫院上班。她說：「先生在醫院裡與同事，包括女醫師、護士等都相處得很好。我覺得彼此之間如果在工作上能合作得愉快，在感情上能相處融洽的話，工作的進行才能互相協助順利，對病人的照顧也很有幫助。雖然他在家時間不多，晚上又常很晚才回來，但我却完全信任他。因為他手術時間常不定，我也不限制他幾點回來。有時他因白天又忙又累，晚上回來不免偶而會發發脾氣，或悶悶不樂。這時做太太的除安慰體諒，還須容忍他、信任他。這樣他做了什麼事情都會自動告訴妳，而不必妳去猜疑。我想不僅是醫生的太太，任何人的太太都一樣，“信任”可免去許多不必要的煩惱，懷疑丈夫在外面亂來，往往只有弄巧成拙！」

另一位醫師太太，台中民權路一家小型綜合醫院的曾醫師夫人，我們去訪問她時恰巧曾醫師上豐原打高爾夫球去了，在被問到對「醫生風流」的看法時，頗不以為然的說：「這句話對我先生不適用。我先生對於太太、子女都很體貼、照顧得很週到，只要有空閒，他就將全副精神用於家庭。以往門診忙時，若僅有半天的休假，他也常駕車帶我到台中附近遊覽，

例如上谷關洗溫泉澡等。最近每逢星期二、四、六下午，曾醫師則自己到豐原打球，我因不喜歡運動便留在家裡，也不會覺得不放心。而一般醫生太太抱怨醫生風流的，我想她們自己也該負點責任。先生在醫院勞累了一天，做太太的不能安慰他讓他獲得合適的休息，而嘮叨不停的話，那丈夫當然會向外發展了。」

醫生也是人，當然也會談戀愛。談到醫生的戀愛對象，頭一個使人想到的是護士，且讓我們看看下面這一對：

醫生、護士、羅曼史

謝醫師光復那年畢業於台北醫專，三年後開業於古亭區，其時乃該區之第三家醫院，餘兩家均為老醫生。「由於事實的需要，只得各科病患兼治。我開的雖是內兒科，但連外科的

設備也齊全。因剛開業年紀輕，常被一些年事較長的病人戲稱為『孩子醫生』。三十年下來，當日的患者如今有許多已成了父（母）親、祖父（母）、甚至曾祖父（母）了，這些人身體微恙的時候依舊是來找我看。最令人感動的，有些人已經搬到別處，仍習慣地找我看病。」謝醫師唸中學時本來志在法律系，但因日人統治下，無論成績如何優秀，學法律也不容易出人頭地，後來在老師勸導下改習醫科。「光復後，許多醫生棄醫從政、從商、從法的人不少，原因就是限制解除了，大家可以一展自己的抱負！」談到當一名醫生應如何自處，他說：「我的讀書時代，涉獵的書籍範圍很廣，舉凡政治、經濟、文學、心理……等都唸。後來發現這些對於醫生從事他的工作所需要的涵養有相當大的助益，至少可增加和病人談話的內容，

無論如何，和病人之間感情的培養很重要，年輕一輩的醫生應該加以注重。」謝醫師平常喜好的運動是劍道，有空閒時就常和他唯一的兒子（現就讀醫學院）到隔壁樓上他所開設的劍道館去比劃比劃，所以身體一直很硬朗。

謝夫人出身於當時台灣護理界最高學府的紅十字會台灣支會護理學校。係高等女校畢業後，再進入此校接受兩年嚴格的護理教育，然後派往戰區醫院服務。「那時護士的工作比今天要辛苦，簡直就像工友一樣。從病患生前的照顧一直到去世之後的處理，包括替死人換衣服、清洗身體、送入太平間等等都要我們動手。醫師的權威很大，更加深了護士工作上的心理負擔。不過醫師和護士間相處得十分融洽，有病人感謝醫師而送給醫師吃的東西，醫師都不會獨享，而拿來

誰也沒有明確地指出醫生“風流”的事實，或多或少，經意或不經意地給我們一種「醫生總是比較花一點」的印象。



和我們一起吃，所以日子過得很快活！」。

問到她與他的羅曼史，她吃驚地說：「咦！這也要問嗎？」似仍不失女性的羞答答神態。在兒子的煽動和我們的鼓勵之下，才一五一十的抖了出來。原來他們是在同一家醫院（現在的中興醫院）服務時認識的，當時謝醫師風聞同院內有位護士對待醫生“冷若冰霜”，引起了他的興趣。關於這點，她說：「實在是因為出身的資歷特殊，我廿幾歲就當了護士長，而職責上的需要，態度總是比較嚴肅一點。沒想到他竟因“好奇”而特別注意我，經常藉故跑到我的附近。起初我還以為他是來病房實習的intern呢！漸漸地才注意到他的存在。後來事情便自然順利地發展下去……」接著她兒子像掀底牌一樣的繼續說：「據側面消息，我爸爸碰了不少釘子

起初還以為他是來病房實習的intern呢，漸漸才注意到他的存在。



！」這時恰巧謝醫師走進來說道：「以前醫生和護士相處時間較多，因職務關係互相協助、關懷，護士是醫生得力的助手。不像現在醫生幹醫生的事，護士幹護士的事，毫不相干。甚至有些醫生對請來的護士就像下女般的使喚，所以有的醫生和護士反而變成了冤家！」可謂語重心長。

耐心與愛心

在護士引導下，我們一行三人走進一間寬敞的客房，佈置得相當豪華，進門右首有間小型的酒櫃。我們各自選擇了較適合談話的位置坐下，屁股尚未坐穩，徐太太便熱烈地請我們坐到另一邊比較涼快的地方，且忙著為我們倒汽水、遞點心，然後才在壁爐旁的大理石的平台上坐下。徐夫人相當健談，娓娓道出了她身為一個醫生太太的感觸。

「我覺得作為醫生太太是很辛苦的。除了在事業上要幫助丈夫外，還得肩負起教養子女的責任。在他的心情低落時要安慰他；在他情緒激動則要忍受他的責罵，若沒有很大的耐心與愛心是很難承受下來的，何況不時要鼓勵他，尤其在他氣餒之時。不時要作為他的出氣筒，當他發脾氣時，總之要能“忍”。徐醫師的工作很忙，作為他的太太自然要陪伴他，縱使閒暇時間很少也不能因此而不顧丈夫而自己去玩，幸而我並不喜歡出門，所以也不覺得成天在家中陪伴他會很累。總而言之，作為醫生太太，要能體諒丈夫，把家庭照顧妥當，使他無後顧之憂才能專心於事業；另一方面凡是對他有幫忙之處都要儘可能的做到，很苦是的確很苦，但因為醫生的職業很安穩，病人固定後便沒有其他憂慮，而他也很照顧家庭，所以還是

很幸福的。」

問到對子女的管教，她認為應該依各自的興趣自由發展，當然希望兒子當醫生繼承父志。女兒方面，也希望她們能嫁給醫生，至少生活穩當一點。最後她強調說：「最重要的是做人的態度方面我要求他們較嚴。因為我自小家境並不富裕，所以一直很節儉，現在雖然改觀了，但我對子女仍有同樣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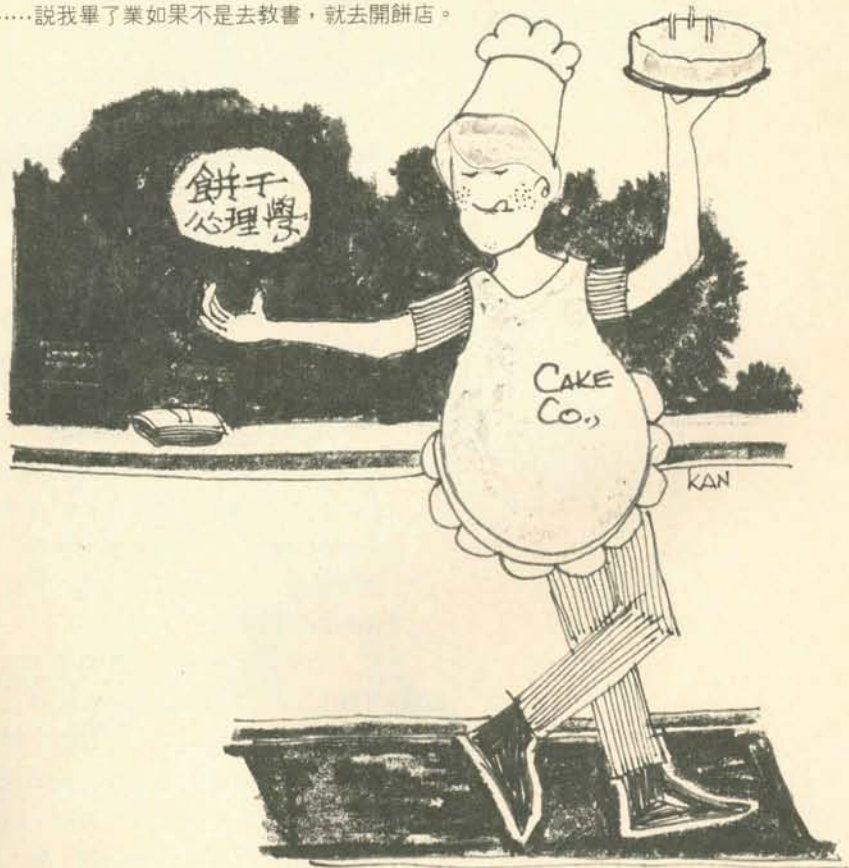
行行出狀元

大兒子目前就讀政大心理系二年級，長滿青春痘的臉上掛了一副近視眼鏡，說起話來有點像要和人研究某件事情的樣子。「我之所以會唸心理系，一方面是由於考醫科分數不夠，再者，我對這方面也有興趣，所以列為我的第二志願。我父親對於我是否唸醫並不如其母親的希望強烈，而我母親雖然希望我唸醫，但她在做人的態度上要求我們較嚴，唸那一行反而在其次。因為她最討厭一些醫學生自視過高，一副目中無人的樣子。她常開玩笑的說我畢了業如果不是去教書，就去開餅店。因為當一個教授雖然較苦，但可受別人的尊敬，與當醫生是同樣的性質。我如果不走這條路，或者我的能力不夠的話，只有當餅店的老闆這條下下之策了。或許她認為這是她對我所作的最壞的期望，但我却覺得她不經意的言中了我的興趣，我可以將我所學的用到這一方面，我甚至打算到國外多觀摩它們的超級市場、百貨公司之類，然後將新的觀念帶到台灣，利用我父親的資產幹起所謂的餅店來！」記者聽得出神，差點忘記下面要問的話：「你對你父親或其他的醫生有什麼看法？」他稍微坐正了一點，說：「我覺得我父親是一

個相當完美的醫生，雖然他也賺大錢，但那是因為他從小在窮苦的環境中生長，可說是一種補償作用使他重視金錢他認為金錢可以做許多對社會有益的事情，不是賺來花的。所以他自己的生活相當節儉。據我所知大部分的醫生都很會享受，尤其是貴的享受如打高爾夫、喝洋酒之類。我父親雖然也懂得享受，但他認為享受並不一定要花錢，故他喜歡打乒乓球、喝喝清茶……現在則多了一項“三溫暖”，每天必去洗一次。除此之外，他最大的享受，就是無論走到那裡，都覺

得受人尊敬，這不是物質上的娛樂所能獲得的……。」到底學過心理學，分析得還蠻徹底的。既然棋逢對手，趁機練練口才：「由談話中可知你對你父親非常崇敬，奉之如偶像。假設你將來當一名醫生，頂多也只能做到你父親的等而下之而已，在退而求其次的原則下，你寧願從商“開餅店”朝另一條路走，這似乎有點像心理學上所說的替代作用 Substitution 哩！」他底下還有弟弟，現唸建中高二，頗有繼承父志的雄心，可惜不在場無法做更深一步的了解。

……說我畢了業如果不是去教書，就去開餅店。



醫生的賢內助

台中市中山路有家歷史不算短的牙科診所，診所內除了劉醫師夫婦外，尚有劉醫師的學生陳醫師共同負責診所的業務。劉醫師開業已卅多年，曾在中山醫專任課十餘年，膝下兩男一女。大兒子及媳婦都是醫生，現在台中醫院服務；老二牙醫系畢業後赴日進修；女兒則畢業於實踐家專，現任教於某專科學校。

劉醫師夫人認為，當一個醫生的太太如能有三頭六臂，那是最好不過了。因為不但要幫忙丈夫照顧診所的事，還要把家庭料理得好，使丈夫在勞累一天後能有一個安適的環境讓他休息。百忙之中尚得注意子女的養育和教育。「在光復前後有一陣子我患了腳氣病，臥病在床。那段日子他不但要照顧診所，服侍臥病的太太，又得照料兒女的生活起居，忙得喘不過氣來。好在我很快就康復了，且以後一直未生過病，使得他無後顧之憂，專心致力於醫療的工作。」

談到幫助先生照顧病患，她回憶說，因為幼時養尊處優，婚前根本未曾與病人接觸過，至於醫療方面的知識更是貧乏。婚後初次幫助先生看病人，聽到病人呻吟就心驚肉跳，看到病人流血，就兩眼發黑。幫助先生給病人拔牙，遞錘子時兩手直抖，竟往先生的手敲去。後來聽多看多了，才慢慢適應，做事漸能得心應手，成為先生的好幫手。

在家庭生活及子女教育問題方面，劉太太認為，醫生家庭的經濟狀況，雖比不上富商巨賈，但比起一般公務員或其他從業人員要來得安定充裕，且獨立性大，不用仰人鼻息。因為如此，對兒子總是鼓勵他們學醫，甚

至稍帶強迫地要他們選擇醫學院為第一志願。雖然他們曾經對父母的硬性措施表示反抗，但畢業後也承認當時父母強迫他們學醫是對的。至於女兒，她認為女孩唸醫不適合，一方面求學時間太長、功課繁重，近乎浪費青春。另一方面一個女醫生對於事業及家庭很難兼顧，尤其是兒女的教養更是一個大問題。不過她表示，女兒將來結婚的對象仍以醫生為第一優先。

陳醫生係劉醫生二公子的同學，父親是內科。他認為當一位醫生父親應該把握住每一刻空閒時間，多與太太、兒女在一起，多讓子女有和父親接觸的機會，以免有所謂“代溝”的形成。他認為他父親在這方面做得很成功，子女不論有什麼問題都會找父親商量。他表示將來也盡力朝這方面努力。

結束談話前，劉醫師夫婦倆似乎有感而發：「醫生的太太，在一個醫生家庭中實在扮演著極重要的角色。一個能幹的醫生太太不但將家裡整理得有條不紊，將子女養育得白胖可愛、知書達禮，更是丈夫事業成功的左右手。所以當一個醫生，如何擇偶是一門重要的學問！」

也是公務員

徐夫人婚前是位白衣天使，在一次郊遊中認識了徐醫師，由相知而結婚，故對於當一位醫生的太太早有適切的準備與瞭解。因為先生是在公立醫院上班（仁愛外科總醫師），算是公務員，不像一般開業醫師可以盡量追求物質上的享受。況且外科又忙，必須在難得空閒時陪他去郊遊，或在家中聊天、看電影，讓他的精神得以輕鬆一下，這樣他身心受到調劑工作起來才有效率。而當一個醫生的太太

也並不是那麼容易的事，她說：「丈夫走的是外科，因工作的性質，常常半夜電話來。當然不能再安穩穩地睡我的覺，需立即問清情況，幫忙丈夫處理。剛結婚時對於這種半夜的“緊急集合”不能適應，但漸漸也覺得習慣了。有時辛辛苦苦加了菜等他回來一起享用，但因為開刀時間常臨時決定，結果枯坐了三、四小時才自己黯然獨吃。有時他把煩惱由醫院帶回家，雖有“好不容易等你回來了”的欣喜，却又是如此一副“苦臉”，此時做太太的又要體諒他醫院的事情繁忙，要安慰他分擔他的苦惱。家裡小孩還小，却常一二十天均見不著爸爸，時常在家裡吵著要爸爸，這也是令

醫生的太太為難的事之一。

這是幢座落於新店溪旁之別墅，用的是女主人的名字「瓊廬」。男主人為某國立大學系主任，原為 ENT 醫師。大兒子、大媳婦均為醫生，女婿也習醫（現留美）。兩個兒子走的是理工。下面是醫師太太的話：

日據時代醫師家庭生活很安定，太太可請人來幫忙做家事，而且藥劑生、護士之聘請也容易，可說除了先生較忙外，生活過得還蠻舒服的。現在如果是開業醫師，則因請人不易，先生太太忙得團團轉。若先生走的是研究路線，薪水與一般公務員差不多，生活雖也很安穩，但先生有時因研究工作忙須查書找資料等，當太太的

還是很辛苦，一切家事都要自己動手。「以前時常感覺做學者的太太既辛苦又寂寞，常想將來女兒一定不要再讓她重蹈覆轍，但最後還是鼓勵女兒嫁給學者，原因是雖然生活稍微清苦點，但生活安定不受人騷擾，可以專心去做一個好太太、好母親！」

「有的醫生家庭，嫁女兒娶媳婦都要嫁粧，甚至因嫁粧是不動產（非現金）而鬧著要離婚，或是以嫁粧來評定媳婦。有的男醫生娶女醫生是看上財，而非因相愛或志同道合。至於女兒嫁醫生，可能是先生學醫，平常認識，接觸的以醫生最多。且因女兒身體不好，為了有個妥善的照顧，倒覺得讓她嫁給醫生也不錯！」

因為如此，對兒子總是鼓勵他們學醫，甚至稍帶強迫地要他們選擇醫學院為第一大志願。



在滿臉和氣的尹太太招呼下，坐到客廳中最亮的一張沙發上，有點敵暗我明的感覺。採訪者對面正襟危坐的一男一女係尹家二兒子與唯一的女兒。二兒子師大附中畢業，今年暑假剛考完大學聯考，他考的是甲組，在被問及為何不繼承父親的衣鉢時，他稍加思索後說：「主要是當醫師太辛苦了。」他說他父親白天到台大醫院上班，晚上則在自宅看病，從週一到週六都很忙，所以他們很少全家一起出去玩，「那是一件很遺憾的事。」不過，至少皮膚科醫師比其他科醫師較為輕鬆，故他們仍有相當的時間與父母一同吃飯、看電視等。「當然，我父母親希望我唸醫的心情我可以體會出來，但我覺得興趣很重要，如果沒有興趣唸醫而要面對一大堆的醫學書籍和考試，那真的會得精神病，況且父母也很開通，尊重我們的意見，讓我們有自由發展的機會，說起來，我倒非常希望自己能有當醫生的興趣和志向，可惜我對工科方面的濃厚興趣使我選擇了甲組的工學院。另一方面（他兩手做了個手勢）你們看我這麼苗條的身材唸醫也不適合。當初我父親選擇皮膚科可能也是基於身體較差的原因。」談到了當一位醫師的兒子有何感想，他說：「因為我父親白天上班，使我們覺得像個公務員家庭般平凡，放假了，大部分時間看看書、聽聽音樂，要不出去看場電影或游泳……我想，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接着，我們把注意力轉移到坐在旁邊的他妹妹。她穿著綠色的校服，鼻子挺挺的，笑起來很秀氣。現就讀高二，準備考丙組藥學系，問她為什麼不唸醫，她說：「要唸那種書唸七年，太可怕了！」引得我們都笑起來。

將相本無種？

在一個家庭的八個成員中有六個是醫師，一個是準醫師（另一個在襪襪之中，前途未可限量），這實在是個相當特殊的例子。醫師生涯之忙碌是有目共睹的，然而在這樣的一個家庭內，似乎並未成為問題，而且三個孩子（老大及其夫人正在新大陸接受訓練，據聞曾當選“*The Best Intern*”之譽，老二醫學院畢業現正在服役，二媳婦業已服務於某大公立醫院小兒科，老三也正就讀醫科）的教育絲毫未受影響，這對於從事外科的曾醫師及其當醫師的夫人（內兒科）是項怎樣的經歷，不禁引起我們的興趣。關於此點，曾醫師把90%之功均歸於身兼數職的夫人。“創業之初，我在台大服務，她則先行開業，可以說那時是她賺錢來養活我，我在外面為了事業而奔波忙碌，幸好有她安定家務。要做一個好媽媽，又要做一個好太太，同時還要當一名好醫生，這真不是一件簡單的事！”的確，當一個女醫師必須犧牲之處實在太多了，以一個女人必須接受與男性同樣繁重的壓力與考驗外，還須克盡母職。甚至連生孩子都要選時間，算得好好的差錯不得。曾夫人說：“當時醫院即家，家即醫院，可就近照顧，也不覺得有何不便之處。比較苦的是全家人想要一起出去作作消遣休閒活動，只有星期日下午半天的時間。要是臨時有患者上門或是孩子的父親要參加突然排定的手術，那麼辛苦籌劃的假日也就泡湯了。

曾醫師夫婦二人均於日據時代前往東瀛求取醫學教育。其時男女醫學生係分開上課，不似今日大學風氣之開放。而二人如何相識結婚，是頗饒

興味的。據側面消息，他們在火車站等車時偶然邂逅，倒不失小說中羅曼蒂克的味道！由此我們談到了女醫師的婚姻問題，他們均認為，女醫師嫁給醫師比較好，因為彼此能了解所從事的工作，有什麼困難可以互相幫助、體諒。坐在旁邊看電視的二媳婦也說“當初唸醫時並未想到一定要嫁給醫生，只要雙方彼此了解關懷，情投意合即可。不過現在回想及體驗的結果，女醫師嫁給醫師還是有許多的好處！”老三插嘴道：“我二哥爲了追二嫂，花了七年的長跑才如願以償！”

對兒子都選擇了醫科，曾醫師表示：“自己當醫生的當然很希望兒子中有人能繼承衣鉢，不過却也未會勉強他們。結果出乎意料的三個都學了醫，我想是耳濡目染之故罷！當初老大、老二均順利考上醫科後，原希望老三能去學理工，嘗試一下新的工作環境。沒想到老三也走醫師這行。”老三解釋：“高二升高三那年，眼見許多優秀的同學均選擇了理工，心中確實也想唸甲組。然而或許如我父親所說的，生長在這個都是醫生的家庭裡，不免會受耳濡目染的影響。另一方面，大概也不願自己成了「局外人」吧！況且家裡已有相當的基礎，將來遭遇的困難較少。總之，覺得醫生的兒子當醫生是理所當然的事，所以現在叫我重新選擇，我仍會毫不考慮地選擇醫生！”

後記

本篇從構想以至籌劃、聯絡、採訪、整理……其間遭受不少波折。短短半個月當中，我們訪問了廿幾個醫生家庭（其中台北市者約佔一半）。進行之初，每一位參與工作者均興致勃勃，咸以此行不但可以就近瞭解醫

生家庭生活之一斑，甚至可能無意中發掘一些雖爲外人所傳、但未經證實；或鮮爲外人所知、但確有其事的種種「內幕」，而不惜頂著仲夏的太陽東奔西跑。著手之後，才發覺事實無法盡如人意，使得結果和本來的構想有若干出入。撇開人力所能避免的因素，比較顯著的問題有：

一、選樣：在如此衆多的醫生家庭和他們之間如此參差不一的差異之中，如何挑選出種種的典型而避免雷同，以免結果之偏頗於某一類型或遺漏了某一特殊的類型，這在聯絡上是個難題。若非事先對該家庭有相當的瞭解，實難在衆多的個別差異中加以適當的取捨。我們僅能做到儘量選取不同科別、年齡、地區的醫生的家庭予以訪問，雖然如此仍避免不了重複



將相本無種？

而產
深入
資料
左右
彰。
姨太
敢問
較委
的
須排
一年
，去
醫生
，我
，有